二刻拍案驚奇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

詩云

資財自有分定　貪謀枉費躊躇
假使取非其物　定為神鬼揶揄

話說宋時淳熙年間臨安府市民沈一以賣酒營生家住官巷口開着一个大酒坊又見西湖上生意好在錢塘門外豐樓買了一所庫房開着一个大酒店樓上臨湖玩景游客往來不絕沈一日裡在店裡監着酒工賣酒傍晚方回家去日逐營營算計利息好不興頭一日正值春盡夏初店裡吃酒的甚多到晚

未歇收拾不及不回家去就在店裡宿了將及二鼓時分忽地湖中有一大船泊將攏岸鼓吹喧闐絲管交沸有五个貴公子各戴花帽錦袍玉帶挾同姬妾十數輩徑到樓下喚酒工過來問道店主人何在酒工道主人沈一今日不回家去正在此間五客多喜道主人在此更妙快請相見沈一出來見過了五客道有好酒只管拿出來我每不虧你沈一道小店酒頗有但憑開量洪飲請到樓上去坐五客擁了歌童舞女一齊登樓暢飲更餘店中百來罈酒吃个罄盡算還酒錢多是雪花白銀沈一是个乖覺的人見了

不中便有罷意

光景想道世間那有一樣打扮的五个貴人況他容止飄然多有仙氣只這用了無數的酒決不是凡人了必是五通神道無疑既到我店不可錯過了一點貪心忍不住向前跪拜道小人一生辛苦經紀趕趁些微末利錢只勾度日不道十二分天幸得遇尊神眞是夙世前緣有此遭際願求賜一場小富貴五客多笑道要與你些富貴也不難只是你所求何等事沈一叩頭道小人市井小輩別不指望只求多賜些金銀便了五客多笑着點頭道使得使得即叫一个黃巾力士聽使用力士向前聲喏五客內中一个爺

首的喚到近身附耳低言不知分付了些甚麼領命去了須臾回覆背上負一大布囊來擲于地五客教沈一來與他道此一囊金銀器皿盡以賞汝然須到家始看此處不可洩露沈一伸手去隔囊捏一捏得囊裡塊塊壘壘其聲鏗鏘大喜過望叩頭稱謝不止俄頃鷄鳴五客率領姬妾上馬龍擲夾道其去如飛沈一心裡快活不去再睡要馳回到家開看慮恐入城之際囊裡狼犺被城門上盤詰拏一个大鐘隔囊鎚擊再加蹴踏了使不開聲然後背在肩上急到家裡妻子還在牀上睡着未起沈一連聲喊道快

妙處在此

起來、快起來、我得一主橫財在這裡了、尋秤來與我秤秤看、妻子道、甚麽橫財、昨夜家中櫃裡頭異常響聲、疑心有賊、只得起來照看、不見甚麽、爲此一夜睡不着、至今未起、你且先去看看櫃裡着、再來尋秤不遲、沈一走去取了鑰匙、開櫃一看、那裡頭空空的了、元來沈一城內城外兩處酒坊、所用銅錫器皿家伙、與妻子金銀首飾、但是值錢的多收拾在櫃內、而今一件也不見了、驚異道奇怪、若是賊偷了去、爲何鎖都不開的、妻子見說櫃裡空了、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一生辛苦、多沒有了、沈一道不妨、且將神道昨夜所

賜來看看。儘勾受用哩。慌忙打開布袋來看看時。沈一驚得呆了。說也好笑。一件件拿出來看。多是自家櫃裡東西。只可惜被夜來那一頓跳踏多弄得歪的歪。匾的匾。不成一件家伙了。沈一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被這夥潑毛神作弄了。妻子問其緣故。乃說昨夜遇着五通神道。求他賞賜金銀。他與我這一布袋。誰知多是自家屋裡東西。叫个小鬼來搬去的。妻子道。爲何多打壞了。沈一道。這却是我怕東西狼犺。撞着城門上盤詰。故此多敲打實落了。那知有這樣 自家害着自家了。沈一夫妻多氣得不耐煩。重新與了

匠人、逐件置造過、反費了好些工食不指望橫財倒折了本、傳聞開去、做了笑話、況一好些時不敢出來見人、只因一念貪癡妄想非分之得、故受神道侮弄、如此可見世上不是自家東西不要欺心貪他的、小子說一个欺心貪別人東西、不得受用、反受顯報的一段話、與看官聽一聽、冷一冷這些欺心要人的肚腸、有詩爲證、

異寶歸人定夙緣　豈容旁睨得垂涎、
試看欺隱皆成禍　始信冥冥自有權、

話說宋朝隆興年間、蜀中嘉州地方、有一个漁翁、姓

王甲，家住岷江之旁，世代以捕魚爲業，每日與同妻子棹着小舟，往來江上，撒網施罟，一日所得，恰好供給一家，這个漁翁，雖然行業落在這裡頭了，却一心好善敬佛，每將魚蝦市上去賣，若勾了一日食用便肯將來布施與乞丐，或是寺院裡打齋化飯，禪堂中募化腐菜，他不拘一文二文，常自喜捨不吝，他妻子見慣了的，況是女流，愈加信佛，也自與他一心一意，雖是生意淺薄，不多大事，沒有一日不捨兩文的，一日正在江中棹舟，忽然看見水底一物，蕩槎不定，恰像是个日頭的影一般，火采閃爍，射人眼目，王甲

對妻子道你看見麽此下必有奇異我和你設法取他起來看是何物遂教妻子理網搜的一聲撒將下去不多時掉轉船頭牽將起來看那網中光亮異常笑道是甚麽好物事呀取上手看却元來是面古鏡周圍有八寸大小雕鏤着龍鳳之文又有篆書許多字字形像符籙一般竟識不出的王甲與妻子看了道聞得古鏡值錢這个鏡雖不知值多少必然也是件好東西我和你且拏到家裡藏好看有識者纔取出來與他看看不要等閒褻瀆了看官聽說原來這鏡果是有來歷之物乃是軒轅黃帝所造採着日精

月華按着奇門遁甲揀取年月日時下罏開鑄上有金章寶篆多是秘笈靈符但此鏡所在之處金銀財寶多來聚會名爲聚寶之鏡只爲王甲夫妻好善也是夙世前緣合該興旺故此物出現却得取了回家自得此鏡之後財物不求而至在家裡掃地也掃出金屑來墾田也墾出銀窖來船上去撒網也牽起珍寶來剖蚌也剖出明珠來一日在江邊捕魚只見灘上有兩件小白東西趕來趕去盤旋數番急跳上岸將衣襟兜住却似蓮子兩大塊小石子生得明淨瑩潔光彩射人甚是可愛藏在袖裏帶回家來放在匣

中。先夜即夢見兩个白衣美女，自言是姊妹二人，特來隨侍。醒來想道，必是二石子的精靈，可見是寶貝了。把來包好，結在衣帶上。隔得幾日，有一个波斯胡人，特來尋問。見了王甲，道：「君身上有寶物，願求一看。」王甲推道：「沒甚寶物。」胡人道：「我遠望寶氣在江邊，跟尋到此，知在君家。及見君走出，寶氣却在身上。千萬求看一看，不必瞞我。」王甲曉得是个識寶的，身上取出與他看。胡人看了，嘖嘖道：「有緣得遇此寶。況是一雙，尤爲難得。不知可肯賣否？」王甲道：「我要他無用，得價也就賣了。」胡人見說肯賣，不勝之喜，道：「此寶本沒

有定價、今我行囊、止有三萬緡、盡數與君、買了去罷、王甲道、吾無心得來、不識何物、價錢既不輕了、不敢論量、只求指明、要此物何用、胡人道、此名澄水石、放在水中、隨你濁水皆清、帶此泛海、即海水皆同湖水淡而可食、王甲道、只如此、怎就值得許多、胡人道、吾本國有寶池、內多奇寶、只是淤泥濁水、水中有毒、人下去的、起來無不即死、所以要取寶的、必用重價募着捨性命的下水、那人死了、還要養贍他一家、如今有了此石、只須帶在身邊、水多澄清、如同凡水、任從取寶、總無妨了、豈不值錢、王甲道、這等只買一顆去

如此異物
非有夙緣
何以得遇

勾了，何必兩顆多要，便等我留下一顆也好，胡人道有个緣故，此寶形雖兩顆，氣實相聯，彼此相逐，纔是活物，可以長久，若折開兩處，用不多時，就枯槁無用所以分不得的，王甲想胡人識貨，就取出前日的古鏡出來，求他賞識，胡人見了，合掌頂禮道，此非凡間之寶，其妙無量，連咱也不能盡知其用，必是世間大有福的人，方得有此，咱就有錢，也不敢買，只買此二寶去也勾了，此鏡好好藏着，不可輕覷了他，王甲依言，把鏡來藏好，遂與胡人成了交易，果將三萬緡買了二白石去，王甲一時富足起來，然還未舍漁船生

皆以善心得報

活、一日天晚、遇着風雨、掉船歸家、望見江南火把明亮、有人喚船求渡、其聲甚急、王甲料此時沒有別船、若不得渡、這些人須喫了苦、急急冒着風、掉過去載他、元來是兩个道士、一个穿黃衣、一个穿白衣、下在船裡了、捏過對岸、道士對王甲道、如今夜黑雨大、沒處投宿、得到宅上權歇一宵、實爲萬幸、王甲是个行善的人、便道、家裡雖蝸窄、尚有草榻、可以安寢、師父每不妨下顧的、遂把船拴好、同了兩道士到家裡來、分付妻子安排齋飯、兩道士苦辭道、不必賜飧、只求一宿、果然茶水多不喫、徑到一張竹床上、一鋪睡了、

王甲夫妻夜裡睡覺只聽得竹床票喇有聲撲的一響像似甚重物跌下地來的光景王甲夫妻猜道莫不是客人跌下床來然是人跌沒有得這樣響聲王甲疑心暗裡走出來聽兩道士宿處寂然沒一些聲息愈加奇怪走轉房裡尋出火種點起个燈來出外一照叫聲阿也元來竹床壓破兩道士俱落在床底下直挺挺的眠着伸手去一摸嚇得舌頭伸了出去半个時辰縮不進來你道怎麽但見這兩个道士

氷一般冷石一樣堅儼焉兩个皮囊塊然一雙寶體黃黃白白世間無此不成人重重癡癡路上非

斯難算客、王甲叫妻子起來道、說也希罕、兩个客人、不是生人、多變得硬硬的了、妻子道變了何物、王甲道、火光之下看不明白、不知是銅是錫、是金是銀、直待天明、纔知分曉、妻子道、這等會作怪通靈的、料不是銅錫東西、王甲道也是、漸漸天明、仔細一看、果然那穿黃的是个金人、那穿白的是一个銀人、約重有千百來斤、王甲夫妻驚喜非常、道此是天賜、只恐這等會變化的、必要走了那裡去、急急去買了一二十簍山炭、歸家熾煽起來、把來銷鎔了、但見黃的是精金、白的是

紋銀、王甲前此已遂有意外之得、已是漸饒、又賣了二石子、得了一大主錢、今又有了這許多金銀、一發瓶滿甕滿、幾間破屋、沒放處了、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雖然有了許多東西、也不想去起造房屋、也不想去置買田產、但把漁家之事、閣起不去弄了、只是安守過日、尚且無時無刻、沒有橫財到手、又不消去做得生意、兩年之間、富得當不得、却只是夫妻兩口、要這些家私、竟沒用處、自己反覺多得不耐煩起來、心裡有些慌慌不安、與妻子商量道、我家自從祖上到今、只是以漁釣為生計、一日所得極多、有了百錢再

如此知足知止之人不宜賫去兩貫

沒去處了、今我每自得了這寶鏡、動不動上千上萬、不消經求、憑空飛到、夢裡也是不打點的、我每且自思量着、我與你本是何等之人、驟然有這等非常富貴、只恐怕天理不容、況我每粗衣淡飯、便自過日、要這許多來何用、今若留着這寶鏡在家、只有得增添起來、我想天地之寶、不該久留在身邊、自取罪業、不如拿到蛾眉山白水禪院、捨在聖像上、做了圓光、永做了佛家供養、也盡了我每一片心、也結了我每一个緣、豈不為美、妻子道、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況我每如時識務、正該如此、于是兩个志志誠誠、喫了

十來日齋同到寺裡獻此寶鏡寺裡住持僧法輪問知來意不勝贊嘆道此乃檀越大福田事王甲央他寫成意旨就使邀集合寺僧眾做一个三月夜的道場辦齋櫬施觀錢費過了數十兩銀錢道場已畢王甲即將寶鏡交付住持法輪作別而歸法輪久已知得王甲家裡此鏡聚寶乃謙詞推托道這件物事天下至寶神明所惜檀越肯將來施作佛供自是檀越結緣若僧家何敢與其事檀越自奉着置在三寶之前頂禮而去就是了貧僧不去沾手王甲夫妻依言親自把寶鏡安放佛頂後面停當拜了四拜別了法

僧何講發口

輪、自回去了、誰知這个法輪是个打發有餘的僧人、明知這鏡是至寶、王甲鉅富、皆因於此、見說肯捨在佛寺、已有心貪他的了、又恐怕日後番悔、原來取去、所以故意說个不敢沾手、他日好賴、王甲去後就取將下來、密密喚一个絕巧的鑄鏡匠人、照着形模、另鑄起一面來、鑄成與這面寶鏡、分毫無異、隨你識貨的人、也分別不出的、法輪重謝了匠人、教他謹言、隨將新鑄之鏡、裝在佛座、將真的換去藏好了、那法輪自得此鏡之後、金銀財物、不求自至、悉如王甲這兩年、的光景、以致衣鉢充牣、買祠部度牒、度的僮奴多至

三百餘人、寺剎興旺、富不可言、王甲回去、卻便一日衰敗一日起來、元來人家要窮、是不打緊的、不消得盜劫火燒、只消有出無進、七顛八倒、做事不着算計不就、不知不覺的、漸漸消耗了、況且王甲起初財物、原是來得容易的、慷慨用費、不在心上、好似沒底的吊桶一般、只管漏了出去、不想寶鏡不在手裡、更沒有得來路、一用一空、只勾有兩年光景、把一个大財主、仍舊弄做个漁翁身分、一些也沒有了、俗語說得好、

寧可無了有、　不可有了無

自此方此悔

貧見善心人

王甲潑天家事弄得精光思量道我當初本是窮人只爲得了寶鏡以致日遇橫財如此富厚若是好端端放在家中自然日長夜大那裡得个窮來無福消受却没要緊的舍在白水寺中了而今這寺裡好生興旺却教我仍受貧窮這是那里說起的與夫妻兩个互相埋怨道當初是甚主意怎不阻當一聲王甲道而今也好處我每又不是賣絶與他是白白捨去供養的今把實情去告訴住持長老原取了來家這須是我家的舊物他也不肯不得若怕佛天面上不好看等我每照舊豐富之後多出些施錢莊嚴三寶

起來也不爲失信行了妻子道說得極是爲甚麽睜着眼看別人富貴自已受窮作急去取了來不可遲了商議已定明日王甲徑到峩眉山白水禪院中來昔日輕施重寶是个慷慨有量之人今朝重想舊踪無非窮促無聊之計一般檀越貧富不同總是登臨苦樂頓別

且說王甲見了住持法輪說起爲捨鏡傾家日前無奈只得來求還原物王甲口裡雖說還怕法輪有些甚麽推故不匡法輪見說毫無難色欣然道此原是君家之物今日來取理之當然小僧前日所以毫不

好話恐今之[illegible]作高僧者有皆如是耳

與事，正爲後來必有重取之日，小僧何苦又在裡頭經手，小僧出家人，只這个色身尚非我有，何况外物乎，但恐早晚之間有些不測，或被小人偷盜去了，難爲擅越好情，見不得擅越金面，今得物歸其主，小僧睡夢也安，何敢吝惜，遂分付香積厨中辦齋，管待了王甲已畢，却令王甲自上佛座，取了寶鏡下來，王甲捧在手中，反覆仔細轉看，認是舊物宛然，一些也無疑心，等閒家裡來，與妻子看過，十分珍重，收藏起了，指望一似前日財物水一般湧來，豈知一些也不靈驗，依然貧困，時常拿出鏡子來看看，光彩如舊，毫不

濟事嘆道取是我爾氣已過連寶鏡也不靈了夢裡也不道是假的有改字陳朝駙馬詩爲証

鏡與財俱去　鏡歸財不歸
無復珍奇影　空留明月輝

王甲雖然寶藏鏡子仍得貧窮那白水禪院只管一日興似一日外人聞得的盡疑心道必然原鏡還在僧處所以如此起先那鑄鏡匠人打造時節只說寺中住持無非吩咐造鏡不知其中就裡今見人議論說出王家有鏡聚寶捨在寺中被寺僧偷過致得王家貧窮寺中豐富一段緣路匠人纔省得前日的事

未免對人告訴出來、聞知的越恨那和尚欺心了、却是王甲有了一鏡、雖知其假、那從辯據不好再向寺中爭論得、只得吞聲忍氣、自恨命薄、妻子叫神叫佛、冤屈無申、沒計奈何、法輪自謂得計、道是沒有盡藏的、安然享用了、看官、你道若是如此做人落得欺心、到反便宜、沒个公道了、怎知

量大福亦大、　機深禍亦深、

法輪用了心機、藏了別人的寶鏡、自發了家、天理不容、自然生出事端來、漢嘉來了一个提點刑獄使者、姓渾、名耀、是个大貪之人、聞得白水寺僧十分富厚、

是假呂祖攙頭者

可不及求王家者取之

已自動了㑂涎，後來察聽，聞知有鏡聚寶之說，想道一个僧家，要他上萬上千不爲難事，只是萬千也有盡時，况且動人眼目，何如要了他這鏡，這些財富，盡跟了我走，豈不是無窮之利，亦且只是一件物事甚爲穩便，當下差了一个心腹吏典，叫得朱憙，特來白水禪院，問住持要借寶鏡一看，只一句話，正中了法輪的心病，如何應承得，回吏典道，好交提控得知，幾年前有个施主，曾將古鏡一面，捨在佛頂上，久已討回去了，小寺中那得有甚麼實鏡，萬望提控回言一聲，朱憙道，提點相公，坐名要問這寶鏡，必是知道些

甚麼來歷的、今如何回得他、法輪道委實沒有、叫小僧如何生得出來、宋喜道、就是恁地時、在下也不敢回話、須討嗔怪、法輪央得他作難、寺裡有的是銀子、將出十兩來、送與吏典道、是必有煩提控回一回、些小薄意、勿嫌輕鮮、宋喜見了銀子、千歡萬喜道、既承感情、好歹替你回一回去、法輪送吏典出了門、回自轉來、與親信的一个行者真空商量道、此鏡乃我寺發跡之本、豈可輕易露白、放得在別人家去的、不見王家的樣麼、況是官府來借他不還了、沒處叫得撞天屈、又是瞞著別人家的東西、明白告訴人不得的

事如今只是緊緊藏着推个没有隨他要得急旂做些銀子不着買求罷了真空道這个自然怎麽好輕與得他隨他要了多少物事去只要僧得這寶貝在不愁他的師徒两个愈加謹密不題且說史典宋喜去回渾提點相公的話提點大怒道俺家直恁無狀吾上司官取一物輙敢抗拒不肯宋喜道他不是不肯說道原不曾有提點道胡說吾訪得真實在這里是一个姓王的富人捨與寺中他却將來换過把假的還了本人真的還在他處怎說没有必定你受了他賄賂替他解說如取不來連你也是一頓好打宋

喜慌了道待要與再去與他說必要取來就是提點道快去快去沒有鏡子不要思量來見我宋喜唯唯而出又到白水禪院來見住持說提點相公必要鏡子連在下也被他焦燥得不耐煩而今沒有鏡子真想去見得他法輪道前日已奉告過委實還了施主家了而今還那裡再有宋喜道相公說得丁一卯二的道有姓王的施主捨在寺中以後來取你把假的還了他真的自藏了不知那裡訪問在肚裡的怎好把此話回得他法輪道此皆左近之人見小寺有西貫浮財氣若眼熱造出些無端說話宋喜道而今說

不得了、他起了風、也不得要下些雨、既沒有鏡子、須得送些甚麽與他、纔熄得這火、法輪道、除了鏡子、隨分要多少、敝寺也還出得起、小僧不敢吝惜、提控怎麽分付、宋喜道、若要周全這事、依在下見識、須得與他千金、纔打得他倒、法輪道、千金也好處、只是如何送去、宋喜道、這多在我、我自有送進的門路方法、法輪道、只求停妥得、不來再要便好、即命行者與空在箱內取出千金、交與宋喜明白、又與三十兩、另謝了宋喜、宋喜將的去、又藏起了二百、止將八百送進提點衙內、禀道、僧家實無此鏡、備些鏡價在此、宋喜心

如此只管自入行門路方法

裡道量便是寶鏡也未必值得許多可以罷了提點見了銀子雖然也動火的却想道有了聚寶的東西這七八百兩只當毫毛有甚希罕叵耐這賊禿你搗是欺心賴別人的怎在你手裡了就不捨得拏出來而今只是推說沒有又不好奈何得心生一計道我須是刑獄重情衙門我只把這幾百兩銀做了賍物坐他一个私通賄賂夤緣刑獄污衊官府的罪名拏他來嚴打不怕不敲打得出來當下將銀八百兩封貯庫內即差下兩个公人竟到白水禪院拏犯法住持僧人法輪法輪見了公人來到曉得別無他事不

過實說一椿前件未受分付。行者真空道：「提點衙門來拏我，我別無詞訟干連，料沒甚事。他無非生端詐取寶鏡。我只索去見一見，看他怎麽說話，我也講个明白。他住了手，也不見得。前日未提捻送了這些去，想是嫌少，拼得再添上兩倍，量也有數。你須把那話藏好些，一發露形不得了。」真空道：「師父放心。師父到衙門，要甚使用，只管來取。至於那話，我一面將來藏在人尋不到的去處，隨你甚麽人來，只不認帳罷了。」法輪道：「就是拶了我，各來要你，也決不可說是有的。」兩下約定，好管待兩个公人，又重謝了差使錢了。兩

个公人各各歡喜，法輪自恃有錢，不怕官府，挺身同了公人竟到提點衙門來，渾提點升堂，見了法輪，變起臉來，拍案大怒道，我是生死衙門，你這死賊，怎麽將著重賄，營謀其事，見獲賄銀在庫，中間必有隱情，快快招來。法輪道，是相公差吏典要取鏡子，小寺没有鏡子，吏典教小僧把銀子來准的，提點道，多是一剗胡說，那有這个道理，必是買囑私情，不打不招，喝叫皂隸拖翻，將法輪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收在監中了。提點私下又教人來寺去把言詞哄他，要說鏡子的下落，法輪咬定牙關，只說没有鏡子，寧可要銀

了去與我徒弟說再奉些送他賄我去罷宋喜道他只是要鏡子不知可是將些銀子完得事體的待我先討个消息再商量宋喜把和尚的口詞問了提點提點道與他熟商量料不肯拏出來就是敲打他也無益我想他這鏡子無非只在寺中我如今密地差人把寺圍了只說貪取犯法贓物把他家資盡數抄將出來簡驗一過那怕鏡子不在裡頭就分付吏典宋喜帶押着四个公差速行此事宋喜受過和尚好處的便將把此意通知法輪法輪心裡思量道來時曾囑付行者行者說把鏡子藏在密處料必搜尋不

偶付吏是好對

着家貲也不好盡拋沒了我的遂對宋喜道鏡子原是沒有任憑箱匣中搜索也不妨只求提控照管一二有小徒在彼不要把家計東西乘機散失了便是提控用全處小僧出去另有厚報宋喜道這个當得効力別了法輪一同公差到白水禪院中來不在話下且說白水禪院行者真空原是个少年風流淫浪的僧人又且本房饒富儘可憑他撒漫只是一向礙着住持師父自家像不得意目前見師父官提了去正中下懷好不自繇自在俗語云偷得爺錢沒使處不日結識的私情相交的表子沒一處不把東西來

又有救人在後頭

亂撩亂用，費掉了好些過了，又偷將來各處寄頓下，自做私房，不計其數，猶地思量道，師父一時出來，須要查算，却不決撒，況且根究鏡子起來，我未免不也纏在裡頭，目下趁師父不在，何不捲擄了這些多家財，連鏡子多帶在身邊了，是夜逃去他州外府，養起頭髮來，做了俗人，快活他下半世，豈不是好，算計已定，連夜把箱籠中細軟值錢的，併叠起來，做了兩担，次日自已挑了一担，僱人挑了一担，衆人面前只說到州裡救師父去，竟出山門去了，去後一日，宋喜纔押同四个公差來到寺，說要搜簡住持僧房之意，寺

僧回說本房師父在官，行者也出去了，止有空房在此，公差道，說不得我們奉上司明文，搜簡違法贓物，那管人在不在，打進去便了，當即毀門而入，在房內一看，裡面止是些粗重家火，椅桌狼犺，空箱空籠，並不見有甚麽細軟貴重的東西了，就將房裡地皮翻了轉來，也不見有甚麽鏡子在那裡，宋喜道，侍師父叮囑，我教不要散失了他的東西，今房裡空空，却是怎麽呢，合寺僧衆多道，本房行者不過出去看師父消息，為甚把房中搬得恁空，敢怕是乘机走了，四个公差見不是頭，曉得没甚大生意，且把遺下的破

豈非自作之孽

衣舊服脫掛在身邊了同衆僧要了本房僧人在逃的結狀一同宋喜來回覆提點提點大怒道這些禿驢這等奸猾分明抗拒我私下教徒弟逃去了有甚難見處立時提出法輪又加一頓臭打那法輪本在深山中做住持當足受用的僧人何曾喫過這樣苦今監禁得不耐煩指望折些銀子早晚得脫見說徒弟逃走家私已空心裡已此苦楚更是一番毒打真个雪上加霜怎經得起到得監中不勝狼狽當晚氣絕提點得知死了方才歇手眼見得法輪欺心盜了別人的寶物受此果報有詩爲証

賢鏡偷將寶鏡兒、　翻令施主受貧窮
今朝財散人離處、　四大元來本是空

且說行者真空、偷竊了住持東西、逃出山門、且不顧師父目前死活、一徑打點他方去享用、把目前寄頓在別人家的物事、多討了攏來、同寺中帶出去的、放做一處、駕起一輛大車、裝載行李、顧个脚夫推了前走、看官、你道住持偌大家私、况且金銀體重、豈是一車載得盡的、不知宋時盡行官鈔、又叫得紙幣、又叫得官會子、一貫止是一張紙、就有十萬貫、止是十萬張紙、甚是輕便、那住持固然有金銀財寶、這个紙鈔

兀自有了幾十萬所以携帶不難行者身邊藏了寶
鏡押了車輛穿山越嶺待往黎州而去到得竹公溪
頭忽見大霧漫天尋路不出一个金甲神人閃將出
來
　軀長丈許面有威容身披鎖子黃金甲手挽方天畫
戟
大聲叫道那里走還我寶鏡來驚得那推車的人丟
了車子跑回舊路只恨爺娘不生得四隻脚不顧行
者死活一道烟走了那行者也不及來照管車子慌
了手脚帶着寶鏡只是望前亂竄走入林子深處忽

可惜不見貪快報來如何

到底得便宜

地起陣狂風，一個斑斕猛虎，跳將出來，照頭一撲，把行者拖的去了。眼見得真空欺心盜了師父的物件，害了師父的性命，受此果報，有詩為証。

盜竊原為非分財，況兼寶鏡鬼神猜，
早知虎口應難免，何不安心守舊來。

再說漁翁王甲，討還寺中寶鏡，藏在家裡，仍舊貧窮，又見寺中日加興旺，外人紛紛議論，已曉得和尚欺心瞞損，沒處告訴他。是個善人，只自家怨悵命薄。夫妻兩個說著寶鏡在家時節，許多妙處，時時嘆恨而已。一日夫妻兩個同得一夢，見一金甲神人，分付道，

你家寶鏡今在竹公溪頭可去收拾了回家兩人醒來各述其夢王甲道此乃我們心裏想着所以做夢妻子道想着做夢也或有之不該兩个相同敢是我們還有些造化故神明有此警報旣有地方的便到那裡去尋一尋看也好王甲次日問着竹公溪路徑穿山度嶺走到溪頭只見一輛車子倒在地上內有無數物件金銀錙幣約莫有數十萬光景左右一看並無人影想道此一公無主之物莫非是天賜我的麼夢中說寶鏡在此敢怕也在裡頭把車內逐一箇過不見有鏡子又在前後地下草中四處尋遍也多

不見笑道、鏡子雖不得見這一套富貴、也勾我下半世了、不如趁早取了他去、省得有人來、整起車來、推到路口、顧一脚夫、推了一直到家裡來、對妻子道、多蒙神明指點去到溪口尋寶鏡、寶鏡雖不得見、却見這一車物事在那裡、等了一會、並沒个人來、多管是天賜我的、故取了家來、妻子當下偷看、盡多是金銀寶鈔、一一收拾、安頓停當、夫妻兩人、不勝之喜、只是疑心道、夢裡原說寶鏡、今雖得此橫財、不見寶鏡影踪、却是何故、還該到那裡仔細一尋、王甲道、不然、我便明日再去走一遭、到了晚間、復得一夢、仍舊是个

金甲神人來說道、王甲、你不必癡心、此鏡乃神天之寶、因你夫妻好善、故使暫出人間、作成你一段富貴、也是你的前緣、不想兩入奸僧之手、今奸僧多已受報、此鏡仍歸天上去矣、你不要再妄想、昨日一堆之物原即是寶鏡所聚的東西、所以仍歸于你、你只堅心好善、就這些也享用不盡了、塊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王甲逐句記得明白、一一對妻子說了、知天意也不去尋鏡子了、夫妻享有寺中之物、儘勾豐足、仍舊做了嘉陵富翁、此乃好善之報、亦是他命中應有之財、不可強也、

休慕他人富貴、命中所有方真。
若要貪圖非分、試看兩个僧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

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詩曰

窮渺神奇事、文人多寓言、
其間應有實　豈必盡虛玄

話說世間稗官野史中、多有紀載那遇神遇仙遇鬼遇怪情慾相感之事、其間多有偶因所感、撰造出來的、如牛僧孺周秦行記、道是僧孺落第時、遇着薄太后、見了許多異代本朝妃嬪美人、如戚夫人、齊潘妃、楊貴妃、昭君、綠珠、詩詞唱和、又得昭君伴寢許多怪誕的話、卻乃是李德裕與牛僧孺有不解之讐、教門

客韋瓘作此計誣着他只說是他自巳做的中懷不臣之心妄言污衊妃后要坐他族滅之罪這个記中事繇可不是一些影也沒有的了又有那后土夫人傳說是韋安道遇着后土之神到家做了新婦被父母疑心是妖魅請明崇儼行五雷天心正法遣他不去後來父母教安道自央他去只得去了却要安道隨行安道到他去處看見五嶽四瀆之神多來朝他又召天后之靈囑他予安道官職錢鈔安道歸來果見天后傳令洛陽城中訪韋安道與他做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說得有枝有葉元來也是借此譏着

天启的後來宋太宗好文太平興國年間命史官編集從來小說以類分載名爲太平廣記不論真的假的一概收拾在内議論的道上自神祇仙子下及昆虫草木無不受了淫褻汙點道是其中之事大略是不可信的不知天下的事纔有假便有真那神仙鬼怪固然有假托的也原自有真實的未可執了一个見識道總是虛妄的事只看太平廣記以後許多記載之書中間儘多遇神遇鬼的說得的的確確難道盡是假托出來不成只是我朝嘉靖年間蔡林屋所記遼陽海神一節乃是千真萬真的蓋是林屋先生在

足

京師。京師與遼陽相近，就聞得人說有个商人遇着海神的說話，半疑半信。後見遼東一个僉憲、一个總兵到京師來，兩人一樣說話，說得詳細，方信其實。也還只曉得在遼的事，以後的事不明白。直到林堊做了南京翰林苑孔目，揀着這人來遊雨花臺，林堊知道了，着人邀請他來相會，特問這話，方說得始末根由，備備細細。林堊叙述他親面自己說的話，作成此傳，無一句不真的。方知從古來有這樣事的，不盡是虛誕了。說話的，畢竟那个人是甚麼人，那个事怎麼樣起？看官聽小子據着傳文敷演出來。正是

凡惡俗

怪事難拘理、明神亦賦情、
不知精爽質、何以戀凡生、

話說徽州商人姓程、名宰、表字士賢、是彼處漁村大姓、世代儒門、少時多曾習讀詩書、却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着、正德初年、與兄程宷、將了數千金、到遼陽地方為商、販賣人參松子貂皮東珠之類、往來數年、但到處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資本、再沒一番做得着、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

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
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程宰弟兄兩人
因是做折了本錢怕歸來受人笑話羞慚慘沮無面
目見江東父老不思量還鄉去了那徽州有一般做
大商賈的在遼陽開着大鋪子程宰兄弟因是平日
是慣做商的熟于帳目出入盤筭本利這些本事是
商賈家最用得着的他兄弟自無本錢就有人出些
東修請下了他專掌帳目徽州人稱爲二朝奉兄弟
兩人日裡只在鋪內掌帳晚間却在自賃的下處歇
宿那下處一帶兩間兄弟各駐一間只隔得中間一

除假發，住在裡頭就像客店一般湫隘，有甚快活也是沒奈何了，勉強度日，如此過了數年，那年是戊寅年秋間了，邊方地土，天氣早寒，一日晚間風雨暴作，程宰與兄各自在一間房中擁被在床，想要就枕，因是寒氣逼人，程宰不能成寐，翻來覆去，不覺思念家鄉起來，只得重復穿了衣服，坐在床裡，浩嘆數聲，自想如此凄涼情狀，不如早死了到乾淨，此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正在黑暗中苦挨着寒冷，忽地一室之中，豁然明朗，照燿如同白日，室中器物之類，纖毫皆見，程宰心裡疑惑，又覺異香撲鼻，氤氳滿室，毫無風

無聊之[illegible]
此刻尚[illegible]

雨之聲頃然和暖如江南二三月的氣候起來程宰越加驚愕自想道莫非在夢境中了不免走出外邊看是如何他原披衣服在身上的更跳下床來走到門邊開出去看只見外邊陰黑風雨寒冷得不可當慌忙遊了進來纔把門閉上又是先前光景滿室明朗別是一般境界程宰道此必是怪異心裡慌怕不敢移動腳步只在床上高聲大叫其兄程寀止隔得一層壁隨你喊破了喉嚨莫想答應一聲程宰着了急沒奈何了只得鑽在被裡把被連頭蓋了撒得緊緊的向裡壁睡着圖得個眼睛不看見憑他怎麼擺了

之類耳大 內也

却是心裡明白耳朶裡聽得出的遠遠的似有車馬喧鬧之聲空中管絃金石音樂迭奏自東南方而來看看相近須臾之間已進房中程宰輕輕放開被角露出眼睛偷看只見三个美婦人朱顏綠髮明眸皓齒冠帔盛飾有像世間所畫上后妃的打扮渾身上下金翠珠玉光采奪目容色風度一个个如天上仙人絕不似凡間模樣年紀多只可二十餘歲光景前後侍女無數盡皆韶麗非常各有執事自分行列但見

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劒或持節或捧璽或

[illegible]
物近編之

秉燭花、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襹、
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或舉殽核、或陳屏
障、或布几筵、或陳音樂、
雖然紛紜雜沓、仍自嚴肅整齊、只此一室之中、隨從
何止數百、說話的、你錯了、這一間空房、能有多大、容
得這幾百人、若一个个在這扇房門裡逐將進來、走
也走他一兩个更次、擠也要擠坍了、看官不是這話、
列位曾見維摩經上的說話麽、那維摩居士、止方丈
之室、乃有諸天皆在室內、又容得十萬八千獅子坐、
雖道是地方着得去、無非是法相神通、今程宰一室

有限那光明境界無盡盡如一面鏡子能有多大內中也着了無盡物像這只是个現相所以容得數百个人一時齊在面前原不是從門裡一个兩个進來的那話休絮且表正事那三个美人內中一个更覺齊整些的走到床邊將程宰身上撫摩一過隨即開啓聲吐出語微微笑道果然睡熟了麼吾非是有害于人的山郎君有夙緣特來相就不必見疑且吾已到此萬無去理郎君便高呼大叫必無人聽見枉自苦耳不如作速起來與吾相見程宰聽罷心裡想道這等靈變光景非是神仙即是鬼怪他者要擺佈着

我我便不起來，這被頭裡，豈是躲得過的，他既說是有夙緣，或者無害，也不見得，我且起來見他，看是怎地，遂一轂轆跳將起來，走下卧床，整一整衣襟，跪在地下道，程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迎迓，罪合萬死，伏乞矜憐，美人急將纖纖玉手，一把攙將起來道，你休懼怕，且與我同坐着，挽着程宰之手，雙雙南面坐下，那兩个美人，一个向西，一个向東，相對侍坐，坐定，東西兩美人道，今夕之會，數非偶然，不要自生疑慮，即命侍女設酒進饌，品物珍美，生平目中所未曾睹，纔一舉筯，心胸頓爽，美人又命取紅玉蓮花

天人滿坐酒都交化[illegible]此次榮

巵進酒、巵形絕大、可容酒一升。程宰素不善酌、竭力推辭不飲。美人笑道、郎怕醉麽、此非人間麯糵所醞、不是吃了迷性的、多飲不妨。手舉一巵、親奉程宰。程宰不過意、只得接了、到口、那酒味甘芳、却又爽滑清冽、毫不粘滯。雖醴泉甘露的滋味、有所不及。程宰覺得好吃、不覺一巵俱盡。美人又笑道、郎信吾否。一連又進數巵、三美人皆陪飲。程宰越吃越清爽、精神頓開、略無醉意。每進一巵、侍女們八音齊奏、音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身道、夜已向深、郎與夫人可以就寢矣。隨起身褰帷拂枕、登

被鋪床，向南面坐的美人告去，其餘侍女，一同隨散，眼前凡百具器，凑時不見，門戶皆閉，又不知打從那裡去了，當下止剩得同坐的美人一个，挽着程宰道，衆人已散，我與郎解衣睡罷，程宰私自想道，我這床上布衾草褥，怎麽好與這樣美人同睡的，擡眼一看，只見枕衾帳褥，盡皆換過，錦繡珍奇，一些也不是舊時的了，程宰雖是有些驚惶，却已神蕩飛越，心裡不知如何纔好，只得一同解衣登床，美人卸了簪珥，徐徐解開髻髮，鬆鬆揔綰起一窩絲來，那髮又長又黑，光明可鑑，脫下裡衣，肌膚瑩潔，滑若凝脂，側身相就

入生知矣

程宰湯着遍體酥麻了真个是

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雲雨初交流丹浹藉若遠若近宛轉嬌怯儼如處子含苞初拆

程宰客中荒涼不意得了此味真个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實出望外喜之如狂美人也自愛着程宰枕上對他說道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世上人說着便怕惹人憎惡我非此類郎慎勿疑我得與郎相遇雖不能大有益於郎亦可使郎身躰康健資用豐足倘有患難之處亦可出小力周全但不可漏洩風聲就是至親如兄亦慎勿使知道能守吾戒自

今以後便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若一有漏言、不要說我不能來、就有人禍臨身、吾也救不得你了、愼之、愼之、程宰開言甚喜、合掌罰誓道、某本凡賤、謬蒙眞仙厚德、雖粉骨碎身、不能爲報、旣承法旨、敢不銘心、倘違所言、九死無悔、誓畢、美人大喜、將手來勾着程宰之頸、說道、我不是仙人、實海神也、與郎有夙緣甚久、故來相就耳、語話纏綿、恩愛備狀、不覺鄰雞已報曉二次、美人攬衣起道、吾今去了、夜當復來、郎君自愛、說罷、又見昨夜東西坐的兩个美人、與衆侍女、齊到床前、口裡多稱賀喜夫人郎君、美人走下床來就

有許家火的侍女，各將梳洗應用的物件，伏侍梳洗罷，仍帶簪珥冠帔，一一如昨夜光景，美人執着程宰之手，叮嚀再四，不可洩漏，徘徊眷戀，不忍捨去，眾婢簇擁而行，尚回顧不止，人間夫婦，無此愛厚；程宰也下了床，穿了衣服，佇立細看，如痴似呆，歡喜依戀之態，不能自禁，轉眼間室中寂然，一一無所見，看那門窗還是昨日閉得好好的，回頭再看房內，但見

土坑上，鋪一帶，荊笆蘆蓆中拖一條布被，欹頹牆角堆零星幾塊煤煙，坍塌地鑪擺缺縫一行鉼罐，

渾如古廟無香火，一似牢房不潔清，

程宰恍然自失道，莫非是做夢麼，定睛一想，想那飲食笑語，以及交合之狀，盟誓之言，歷歷有據，絕非是夢寐之境，肚裏又喜又疑，頃刻間，天已大明，程宰思量道，吾且到哥哥房中去看一看，莫非夜來事體，他有些聽得麼，走到間壁，叫聲阿哥，程寀正在床上起來，看見了程宰，大驚道，你今日面上神彩異常，不似平日光景，甚麼緣故，程宰心裡躊躇道，莫非果有些甚麼怪樣，惹他們疑心，只得假意說道，我與你時乖運蹇，失張失志，落魄在此，歸家無期，昨夜暴冷，愁苦的當不得，展轉悲嘆，一夜不曾合眼，阿哥必然聽見

的有甚麽好處却說我神彩異常起來程寀道我趲
苦冷又想着家鄉通夕不寐聽你房中靜悄悄地不
聞一些聲響我怪道你這樣睡得熟何曾有愁嘆之
聲却說這个話程宰見哥哥說了曉得哥哥不曾聽
見夜來的事了心中放下了吃路等程寀梳洗了一
同到舖裡來那舖裏的人見了程宰沒一个不吃驚
道怎地今日程宰哥面上這等光彩程寀對兄弟笑
道我說麽程宰只做不曉得不來接口却心裡也自
覺神思清爽肌肉潤澤比平日不仝暗暗快活惟恐
他不再來了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剛纔傍晚就

回到下處，托言腹痛，把門倘閉，靜坐虔想，等待消息。到得街鼓初動，房內忽然明亮起來，一如昨夜的光景。程宰顒盼間，但見一對香爐前導，美人已到面前。侍女止是數人，儀從之類稀少，遠那傍坐的兩个美人也不來了。美人見程宰嘿坐相等，笑道：「郎果有心如此，但須始終如一，方妙。」即命侍女設饌進酒，歡謔笑談，更比昨日熱分親熱了許多。須臾，徹席就寢，侍女俱散。程看床褥，並不曾見有人去鋪設，又復錦繡重叠。程宰心忖道：「床上雖然如此，地下塵埃狼藉，且看是怎麼樣的。」纔一起念，只見滿地多是錦裀鋪襯，

毫無寸隙了。是夜兩人綢繆好合，愈加親狎，依舊雞鳴兩度，起來梳粧而去。此後人定即來，雞鳴即去，率以爲常，竟無虛夕。每來必言語喧鬧，音樂鏗鏘，兒房只隔層壁，到底影響不聞，也不知是何法術如此。自此情愛愈篤。程宰心裏想要甚麽物件，即刻就有，極其神速。一日偶思閩中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珍美，顏色新鮮，恰像樹上纔摘下的。又說此味，只有江南楊梅可以相匹，便有楊梅一枝，墜于面前，枝上有二萬餘顆，甘美異常。此時已是深冬，况此二物，皆不是北地所產，不知何自得來。又一夕談及鸚鵡，

程宰道：聞得說有的，惜不曾見。纔說罷，便有幾隻鸚鵡飛舞將來，白的、五色的多，有或誦佛經，或歌詩賦，多是中土官話。一日，程宰在市上看見大商將寶石二顆來賣，名為硬紅，色若桃花，大似拇指，索價百金。程宰夜間與美人說起，口中嘖嘖稱為罕見。美人撫掌大笑道：郎如此眼光淺，真是夏蟲不可語冰。我教你看着。說罷，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餘，明珠有如雞卵的，五色寶石有大如栲栳的，光艷奪目，不可正視。程宰左顧右盼，應接不暇，須臾之間，盡皆不見。程宰自思：我夜間無欲不遂，如此受用，日裡仍是人

只夜間如此已不可

怨恨何多
想為

家傭工美人那知我心事來遂把往日行為抛折了數千金以致流落于此告訴一遍不勝嗟嘆美人又撫掌大笑道正在歡會時忽然想着這樣俗事來何乃不脫灑如此雖然這是郎的本業也不要怪你我再教你看一个光景說罷金銀滿前從地上直堆至屋梁邊不計其數美人指着問程宰道你可要麼程宰是個做商人的見了偌多金銀怎不動火心熱口饞支手舞脚却待要取美人將筯去饌椀內夾肉一塊擲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麼程宰道此是他肉怎粘得在吾面上美人指金銀道此亦是他

指點之論

是矣

物豈可取爲巳有若目前取了些也無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禍世人爲取了不該得的東西後來加倍喪去的或連身子不保的何止一人一事我豈恐以此誤你你若要金銀你可自去經營吾當指點路徑暗暗助你這便使得程宰道只這樣也好了其時是巳卯初夏有販藥材到遼東的諸藥多賣盡獨有黃栢大黃兩味賣不去各剩下千來斤此是賤物所值不多那賣藥的見無人買只思丟下去了美人對程宰道你可去買了他的有大利錢在裡頭程宰去問一問價錢那賣的巴不得脫手略得些

就罷了。程宰深信美人之言，料必不差。身邊積有傭工銀十來兩，盡數買了他的，歸來搬到下處。哥子程寀看見纍纍堆堆偌多東西，却是兩味草藥，問知是十多兩銀子買的，大罵道：「你敢失心風了！將了有用的銀子，置這樣無用的東西。雖然買得賤，這偌多幾時脫得手去，討得本利到手？有這樣失算的事！」誰知隔不多日，遼東疫癘盛作，二藥各鋪多賣缺了，一時價錢騰貴起來。程宰所有，多得了好價，賣得罄盡，共賣了五百餘兩。程寀不知就裡，只說是兄弟偶然造化到了，做着了這一時生意，大加欣羨道：「倖不可屢

都為人迷
設收之說

僥、今既有了本錢、該圖些傍實的利息、不可造次了。程宰自有主意、只不說破。過了幾日、有个荆州商人、販綵段到遼東的、途中遭雨濕壓黦、多發了斑點、一疋也沒有顏色完好的。荆商日夜啼哭、煞恐賣不去、只要有攬手、便可成交、價錢甚是將就。美人又對程宰道、這个又該做了。程宰罄將前日所得五百兩銀子、買了他五百疋。荆商大喜而去。程寀見了道、我說你痴獃、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財、今日就倒竈了。這些綵段全靠顏色、顏色好時、頭二兩一疋、還有便宜、而今斑斑點點、那个要他、這五百兩不撩在水

裡了、就此做生意幾年、掙得好日回家、說罷大慟、眾商夥中知得這事、也有惜他的、也有笑他的、誰知時運到了、自然生出巧來、程宰頓放緑賸不上一月、江西寧王宸濠造反、殺了巡撫孫公、副使許公、謀要順流而下、破安慶取南京、僭寶位、東南一時震動、朝廷急調遼兵南討、飛檄到來、急如星火、軍中戎裝旗幟之類、多要整齊、限在頃刻、這个遼地上、那裡立地有這許多段疋、一時間價錢騰貴起來、只買得有就是好、又不論程宰所買這些斑斑點點的、盡多得了三倍的好價錢、這一番除了本錢五百兩、分外是

疋。撰了千金。庚辰秋間。又有蘇州商人販布三萬疋到遼陽。陸續賣去。已有二萬三四千疋了。剩下麄些的。還有六千多疋。忽然家信到來。母親病故了。急要奔喪回去。只得又尋程宰道。這件事又該做了。程宰兩番得利。心知靈驗。急急去尋他講價。那蘇商先賣去的。得利已多了。今止是餘剩。况歸心已急。只要一槩賣與。照原來價錢也罷。程宰遂把千金盡數買了他這六千多疋回來。到明年辛巳三月　武宗皇帝駕崩。天下人多要戴着國喪。遼東遠在塞外。地不產布。人人要件白衣。一時那討得許多布來。一定粗布就賣

得七八錢銀子程宰這六千疋又賣了三四千兩如此守體逐着便做做來便希奇古怪得利非常記不得許多四五年間展轉弄了五七萬兩比昔年所折的到多了幾十倍了正是

人棄我堪取　奇贏自可居
雖然神暗助　不得浪貪圖

且說遼東起初聞得江西寧王反叛人心危駭流傳訛言紛紛不一有的說在南京登基了有的說兵過兩淮了有的說過了臨淸到德州了一日幾番說話也不知那句是真那句是假程宰心念家鄉切近順

不自安私下問美人道那反叛的到底如何美人微笑道真天子自在湖湘之間與他甚麽相干他自要討死吃故如此猖狂不日就擒了不足爲慮此是七月下旬的說再過月餘報到果然被南贛巡撫王陽明擒了解京程宰見美人說天子在湖湘恐怕江南又有戰爭之事心中仍舊懼怕再問美人美人道不妨不妨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只在一二年了從來 嘉靖自湖廣興藩入繼大統海內安寧悉如美人之言到嘉靖甲申年間美人與程宰往來已是七載兩情繾綣猶如一日程宰囊中幸已豐

妻子也該吃醋

富未免思念故鄉起來一夕對美人道某離家已二十年了一向因本錢耗折回去不得今蒙大造囊資豐饒已過所望意欲暫與家兒歸到鄉里一見妻子便當即來多不過一年之期就好到此永奉歡笑不知可否美人聽罷不覺驚嘆道數年之好止于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我不得伏侍左右不歔欷泣下悲不自勝程宰大駭道某暫時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豈敢有負恩私夫人乃說此斷頭話美人哭道大數當然彼此做不得主郎適發此言便是數當永訣了言猶未已前日初次來的東西二美人及諸侍

羅曰欲界諸天不妨有偶如此帝情何以爲神

女儀從之類、一時皆集、音樂兢奏、盛設酒筵、美人自起酌酒相勸、追敘往時初會與數年情愛、每說一句、哽咽難勝、程宰大聲號慟、自悔失言、恨不得將身投地、將頭撞壁、兩情依依、不能相捨、諸女前來稟白道、大數已終。法駕齊備、速請夫人登途、不必過傷了、美人執着程宰之手、一頭垂淚、一頭分付道、你有三大難、今將近了、時時宜自警省、至期吾自來相救、過了此後、終身吉利、壽至九九、吾當在蓬萊三島等你來續前緣、你自宜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吾與你身雖隔遠、一舉一動、吾必曉得、萬一做了歹事、

如此何必悲傷

也要防備

以致墮落犯了天條吾也無可周全了後會迢遙勉之勉之叮寧了又叮寧何止十來番程宰此時神志俱喪說不出一句話只好唯唯應承蘇蘇落淚而已

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須臾鄰鷄群唱侍女催促訣別啟行美人還回頭顧盻了三四番方纔寂然一無所見但有

蟀蟋悲鳴孤燈半滅淒風蕭颯鐵馬玎璫曙星東升銀河西轉頃刻之間已如隔世

程宰不勝哀痛、望着空中、禁不住的號哭起來、纔得聲哥子程寀隔房早已聽見、不像前番隨你聞聲翻天覆地、總不知道的、哥子聞得兄弟哭聲、慌忙起來問其緣故、程宰支吾道、無過是思想家鄉、口裏說聲音還是哽咽的、程宰道、一向流落歸去不得、今這幾年來、生意做得着手頭饒裕、要歸不難、爲何反哭得這等悲切、想起來、從來不曾見你如此、想必有甚傷心之事、休得瞞我、程宰被哥子說破、曉得瞞不住、只得把昔年遇合美人、夜夜的受用、及生意所以做得着、以致豐富、皆出美人之助、從頭至尾、述了一遍

兄之拜拜共相助豐寶耳

程宰驚異不已，望空禮拜，明月與客商伴裡說了，遼陽城內外沒一个不傳說程士賢遇海神的奇話。程宰自此終日鬱鬱不樂，猶如喪偶一般，與哥子商量，收拾南歸。其時有个叔父在大同做衛經歷，程宰有好幾時不相見了，想道：今番歸家，不知幾時又到得北邊，須趁此便打那邊走一遭，看叔叔一看去。先打發行李貲囊，付托哥子程寀監押，從潞河下在船內，沿途等候着他，他自己却顧了一个牲口，蹤京師出居庸關，到大同地方，見了叔父，一家骨肉，久別相聚，未免留連幾日，不得動身。晚上睡去，夢見美人走來

催促道、禍事到了、還不快走、程宰記得臨別之言、慌忙向叔文告訴、叔文又留連餞別、直到將晚、方出得大同城門、時已天黑、程宰道、想是前途趕不上多少路程了、不如就在城外且安宿了一晚、明日早行罷、到三鼓夢中美人又來催道、快走、快走、大難就到將睡覺不去了、程宰當時驚醒、不管天早天晚、騎了牲口、急出了門、加鞭、路只聽得砲聲連響、回頭看那城外時、火光燭天、無數人如同白日、元來是大同軍變、且道如何是大同軍變、大同參將賈鑑、不給軍士行糧、軍士鼓噪、殺了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出榜招安、

方得平靜張文錦客訪了幾个爲頭的要行正法正差人出來擒拏軍士重番鼓噪起來索性把張巡撫也殺了據了大同謀反朝廷要搜尋內外壯丁一同叛逆故此點了火把出城凡是飯店經商盡被拘刷了轉去收在獄內無一得脫若是程宰遲了些个一定也拏將去了此是海神來救了第一遭大難了程宰得脫兼程到了居庸夜宿關外又夢見美人來催道趁早過關略遲一步就有牢獄之災了程宰又驚將起來店內同宿的多不曾起身他獨自一个急到關前候門而進行得數里忽然宣府軍門行將文書

來因爲大同反亂、恐有奸細混入京師、凡是在大同來進關者、不是公差吏人有官文照驗在身者、盡收入監內、盤詰明白、方准釋放、是夜與程宰同宿的人多被留住、下在獄中、後來有到半年方得放出的、也有染了病、竟死在獄中的、程宰若非文書未到之前先走脫了、便乾淨無事、也得耐煩坐他五七月的監此是海神來救他第二遭的大難了、程宰趕上了路河搭隻、見了哥子、備述一路遇難、因夢中報信得脫之故、由人感念不已、一路無話、已到了淮安府高郵湖中、忽然

黑雲密布，狂風怒號，水底老龍驚，半空猛虎嘯，左掀右蕩，渾如落在簸箕中，前蹻後攧，宛似滚起飯鍋內，雙桅折斷，一舵飄零，等閒要見閻王，立地須游水府。

正在危急之中，程宰忽聞異香滿船，風勢頓息，須臾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船上，雲中現出美人模樣來，上半身毫髮分明，下半身霞光擁蔽，不可細辨，程宰明知是海神又來救他，況且別過多時，不能厮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對着雲中只是磕頭禮拜，美人也在雲端舉手答禮，容色戀戀，良久方隱，船上

下半身須隱跡

如此多情之神何緣得一遇乎

人多不見些甚麼，但見程宰與空中施禮之狀，驚疑來問，程宰備說緣故如此，此盡皆聳仰，此是海神來救他第三遭的大難，此後再不見影響了。後來程宰年過六十，在南京遇着蔡林屋時，容顏只像四十來歲的，可見是遇着異人無疑，若依着美人蓬萊三島之約，他日必登仙路也。但不知程宰無過是個經商俗人，有何緣分得有此一段奇遇？說來也不信，却這事是實實有的，可見神仙鬼怪之事未必盡無。有詩為証：

流落邊關一俗商，　却逢神眷不尋常。

寧知鍾愛緣何許　談罷令人欲斷腸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終